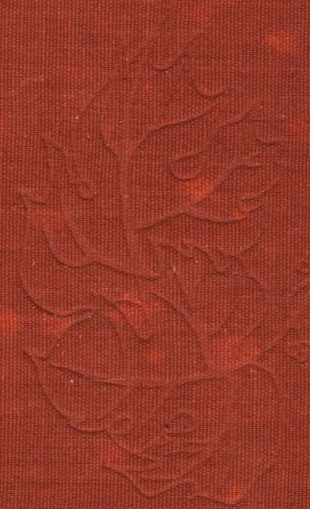


女仙外史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古本小說集成



《古本小說集成》編委會編

女仙外史

〔清〕呂熊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
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

古本小說集成編輯委員會

顧問

周 林 鮑正鵠 顧廷龍

編委

安平秋 李田意 李致忠 柳存仁

侯忠義 馬幼垣 袁世碩 徐朔方

章培恒 楊牧之 魏同賢

前言

章培恒

《女仙外史》一百回，清初呂熊撰。熊字文兆，崑山（今屬江蘇）人。崑山在明清易代之際受清兵屠戮甚慘。呂熊的父親呂天裕繫戀明室，不滿清廷，因而命他學醫，不讓他參加清朝的科舉考試。其後呂熊雖仍研討有關國計民生的學問和寫作詩文，並曾長期擔任封疆大吏于成龍（一六三八——一七〇〇）等人的幕僚，但當于成龍要他做官時，他却謝絕了。晚年居住蘇州，去世時已八十二歲。乾隆時纂修的《崑山新陽合志》卷二十五《人物·文苑》中有他的傳記，李果《咏歸亭詩鈔》卷八《感舊詩十三首·呂處士逸田》的注也對他的生平有所介紹。

《女仙外史》寫明太祖兒子朱棣（即永樂帝）奪取其姪兒建文帝皇位，一批忠臣義士又擁戴建文而與永樂鬭爭的故事，在這些忠臣義士中最重要的則是唐賽兒。按，朱棣奪位自是實事，但在其即位後又有忠臣義士起兵反抗却純屬虛構；唐賽兒雖是歷史上實有的人物，在永樂時確曾造反，但她的造反根本不是為了擁戴建文。呂熊之所以要作這樣的描寫，乃是基于一種政治上的感情。正如他在《自叙》裏所說：「夫建文帝君臨四載，仁風洋溢，失位之日，深山童叟莫不涕下。熊生于數百年之後，讀其書，考其事，不禁心酸髮指，故為之作《外史》。」

由于朱元璋登基以後，對江南的工商業發達地區如蘇州等採取了殘酷打擊的政策，建文帝在位時對此作了相當大的改變，永樂帝則又恢復了朱元璋的方針，江南地區的人一直十分同情！

建文帝。在明代後期，江南地區就流傳着不少顯然對建文帝表示同情的野史。到了清初，這種懷念建文帝的感情就跟追戀明室而不滿清廷統治的感情合流，被賦予了現實的內容。錢謙益在當時為《建文年譜》寫的《序》（《有學集》卷十四）就直言不諱地說：「編纂這部年譜的目的，便是『當滄海貿易，禾黍顧瞻之後，欲以殘編故紙，慙遺三百年未死之人心』」。清楚地揭示了在那個特定時期表彰建文帝的政治意義，從中也可窺知呂熊「心酸髮指」地寫作此書的真實動機。呂熊晚年本已在南昌安家，但因所著《外史》「觸當時忌」，不得不離開南昌而返歸吳門（見《崑山新陽合志·呂熊傳》）。此書之遭忌，殊非偶然。

本書《自叙》署「古稀逸田叟呂熊文兆」。據同書卷首《品題》中劉廷璣所述，呂熊于康熙四十年辛巳（一七〇一）告訴他「將作《外史》」，至四十三年（一七〇四）秋天又告訴他「《外史》已成」。古人一般于著作寫成後即作自序，甚至有人在寫正文前就寫序，所以呂熊《自叙》至遲作于康熙四十三年，其時他至少已七十歲。卷首又有其作于康熙五十年辛卯（一七一）的自跋，亦署「古稀逸田叟」，是時他至多七十九歲（因七十歲至七十九歲都可稱古稀之年）。由此推算，他當生于崇禎六年（一六三三）至八年（一六三五）之間。

此書的最早版本為康熙鈞璣軒刊本，有康熙五十年呂熊及葉蓴跋，當即刻于該年或稍後。今據復旦大學圖書館所藏鈞璣軒本影印。原書板匡高一九二毫米，寬一二九毫米。

新大奇書

古稀逸田呂叟



女仙外史

釣璜軒貯板

江西南安郡守陳夾禧香泉序言

余友逸田叟。熊字文兆。文章經濟。精奧卓拔。當今奇士也。其生平著述。如詩經六義辨。明史斷續。廣輿志。發明三唐六義。並詩古文諸稿。幾數百卷。而未知更有女仙外史。戊子。余補南安守。遇叟於淮南。延之修輯鄆乘。舟行閒暇。叟始以外史見示。請序。余竟畢。不禁喟然歎曰。有是哉。何叟之誠契余心也。請得以僭言之。夫武王伐紂。不期而大會者八百諸侯。所以謂之奉行天討。而孟氏亦曰。開謬一夫。紂然伯夷。叔齊叩馬而諫。則又斥之曰。以臣弑君。卽太公亦謂之義士。而孔子斷之曰。求仁而得仁者。夫邇二仁。

與不仁而已。若使夷齊之諫爲是，則周武之師不得爲仁義。周武之伐紂爲是，則夷齊不得謂之仁，亦不得謂之義。然大聖大賢，旣而是之，而兩許之，則夷齊自爲古之聖人，而武王亦得謂古之聖君也。爾若夫明紀所載，遜國續難之事，更無聖賢執筆而定之，其說有可疑而可駭者焉。夫永樂固英明之主也，然不得比周武之聖而建文亦仁讓之主也，又從無商紂一端之暴，其爲之臣者，又皆雲集廟國之君子，顧使永樂之得天下也，以道，則建文自爲亡國之君，使建文之失天下也，不以無道，則燕王不得爲中興之主。從古創業者，謂之祖，中興者，亦稱爲祖，豈皆謂之宗。

乃永樂尊爲成祖。是中興也。從來淫暴亡國者。不追崇。不建陵寢。而在建文。則并年號盡削之。是失德之已甚者也。從來忠臣義士爲亡國之主殉節者。興王之君亦莫不褒之。諡之。而乃并禁錮其子若孫。是以爲叛逆之徒矣。後世之論者。因其成敗。亦莫不依違於其間。似乎以建文等之亡國之君。而永樂爲中興之主。道衍三楊之輩。可以爲佐命元勳。而方景鑑諸公。不得爲成仁取義也。與此余所素鬱於中。不能斷。而亦不敢斷者。故曰叟之外史。有缺契余心者。俟修邵乘之後。當爲更詳行。問諸天下後世。

夕

夕

夕

夕

古稱通田叟呂熊文兆自敘

曰燕藩有武畧嫚視天子。顧以一旅之師南向而爭天下。不三載而竟踰江淮。破神京。犯帝闕。卒踐帝祚。苟非天所命也。惡能若是。然而轉戰中原。所向克捷者。則第三子高煦之力居多。煦驍勇冠軍。王師老將皆怯之。莫敢撓其鋒。此又天之生此虎兒。以助其得天下也。噫。天道固如此。其若人倫何。方博士孝孺景僉都清鉄司馬鉉暴同寇陷高。待御翔胡大理卿閏莫不面斥之。曰。燕賊反。至於斷脰抉喉。剝皮剔骨。慘死者衆矣。死者益衆而斥其爲反賊者更益衆。正氣益乎玄穹。丹心貫於白日。扶植千古之綱常而

弗墜者諸大忠臣殺身以之。迨宣宗嗣位。高煦與兵作亂。蓋循厥父之遺軌也。當日高皇帝以燕藩英明類已出塞。功多欲立之。格於廷臣之議而止。而燕王亦以高煦英勇。爲靖難元勲。欲立之。武臣皆慫恿沮於文臣之議。同一轍也。燕藩誓師曰。訓兵以清君側。所指者齊泰黃子澄而高煦與兵亦以除君側之奸爲名。所指者蹇義夏原吉又一轍也。燕藩糾合諸王同時作難。高煦亦連結趙王燧亦同一轍也。煦爲燕藩之庶孽。宣宗是其嫡姪。燕藩爲高皇之庶子。建文帝是其嫡姪。叔姪私親。君臣大義。又如是其一轍也。自古及今。反亂之臣之事。未有若彼父子之絲毫無

爽者。第史官於高煦則大書曰漢王高煦反。書反誠然已。而於燕王則曰受天之命。夫燕王旣爲天子矣。爲其臣者諱之亦所宜然。乃并諸大忠臣。探舌血而書燕賊反之三字。而俱泯滅之何哉。武王聖人也。夷齊斥之曰以臣弑君。煌煌然至今猶載史冊。是則聖人之所不得泯滅者。而毅然敢泯滅之。彼史官也。果何心哉。然此三字如日月星辰之麗乎天。恐其終不泯也。遂并帝之年號而盡削之。帝之遜國以後事蹟而盡滅之。高皇崩於三十一年。乃稱至三十五年。下接永樂元年。若謂并無此建文一帝者。吁不亦異乎。谷應泰先生云。顧使一龍不出。衆蚍皆擯信。然夫建

文帝君臨四載仁風洋溢失位之日深山童叟莫不涕下。熊生於數百年之後讀其書考其事不禁心酸髮指。故爲之作外史大書帝之行在并建文年號。至二十六年下接洪熙元年而止。謂之曰萬世之公論也。可。一人之私論也。亦無不。

廣州府太守葉夢南田跋語

南田曰仙不可目之爲妖。猶妖之不可妄稱爲仙也。余覽女仙外史而竊有疑焉。夫豈愛之者謂之爲仙。惡之者指爲妖也哉。按明史紀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反。夫以女子而其術足以動衆。儼然爲戎首。是真妖矣。乃攷其事實。則云賽兒少寡。往祭夫墓。經山麓。見石罅中露匣角。發之。得天書寶劍。遂精通其術。劍亦神物。賽兒能用之。余謂天書殆非凡流所能解。寶劍亦非俗子所能用。今以女子曾無師授。便爾通玄微。奧其可謂之妖乎。又云賽兒遂出家。以其教行於里閭。人呼爲佛母。欲衣食物。隨所須。以術致。

又常剪紙人馬戲令戰鬪。當事者遂嚴捕之。又似乎其爲妖術也。然而殺敗官軍。攻拔郡邑。從未聞一用其術。追徒衆潰散。永樂必欲捕賽兒。遠繫天下女尼女冠。凡數千輩。勘無踪影。賽兒返自詣殿廷。因祿而縛之處。以極刑鋸解。鎚鑿斧鎖鼎鑊。賽兒皆怡然而受。不損毫毛。至於無法可加。然後已。噫嘻。果妖術乎。抑仙術乎。漢末有仙人于吉。孫策目之曰妖。百計剝之。剔之。而吉初未之死。故天下不以爲妖。而稱曰于神仙。唐玄宗時有羽士申泰芝者。與玄宗年庚八字相同。遂亦思作天子。自稱爲仙師。以其術鼓衆倡亂。未幾伏誅。是故天下不稱爲仙。而稱爲妖。又洪武時。

協律郎冷謙以幻術施友竊庫金官捕之急謙躍入火
上怒擊碎之片片中有譁聲音似妖術也而某有指爲
者以不拒捕是則唐賽兒之見斥爲妖也以興師拒敵之
故夫永樂旣爲天子矣而有舉刃相向者不得不謂之曰
反以一女子而有佛母之名不得不指之曰妖史官亦不
得不大書曰妖婦某反第文皇靖難師下江南入金川草
詔登基之日方孝孺高嶺胡閏鐵鉉暴昭練子寧諸大忠
臣莫不面斥之曰燕賊反此反字有可證者今賽兒興兵
不於前之建文後之洪熙乃在永樂之世而謂之曰反此
反字有可議者何也太祖授位於建文帝帝固在也故謂